

山城四月记 卓海英

都说最美人间四月天，我的四月故事始于重庆，一座被誉为山城、雾都的城市。

夜色初临时分，乘上一辆出租车驶向洪崖洞。开车的是位五十岁上下的女司机，她方向盘打得利落，沿途言谈更是令人惊喜。

出自己的花，把日子过成诗。来到嘉陵江畔，对岸洪崖洞层层叠叠的楼群被金红色的灯光勾勒成童话城堡。

辣味直冲鼻腔，伴着手撕牛肉干的咸香、酸辣粉的醋意，还有游人蒸腾的汗气，在逼仄的街巷里揉成一团。

穿过千厮门大桥的钢铁脊梁，终于走进洪崖洞的腹地。可甫一踏入，便被汹涌的商业气息裹挟：火锅底料的牛油香混着麻

辣味直冲鼻腔，伴着手撕牛肉干的咸香、酸辣粉的醋意，还有游人蒸腾的汗气，在逼仄的街巷里揉成一团。

辣味直冲鼻腔，伴着手撕牛肉干的咸香、酸辣粉的醋意，还有游人蒸腾的汗气，在逼仄的街巷里揉成一团。

辣味直冲鼻腔，伴着手撕牛肉干的咸香、酸辣粉的醋意，还有游人蒸腾的汗气，在逼仄的街巷里揉成一团。

廊远眺，东山岭上“和平万岁”四个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，那是比任何标语都更动人的愿景。

行至十八梯已是子夜，青石板路被路灯镀上一层暖黄。我忽然被街角的粤歌声勾住脚步，流浪歌手正抱着吉他弹唱《海阔天空》。

返程那日，重庆被连阴细雨笼罩，机场跑道隐在白雾里。飞机轰鸣着爬升，穿透层层乌云的刹那，舷窗外突然涌出漫天金光。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选抄

叶春海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选抄 丁巳年十二月 大雪三日，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选抄 人生如梦，转眼即逝。回首往事，恍如隔世。唯有那几许清幽，几许闲适，才是心灵的归宿。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选抄 西湖七月半，看西湖七月半，当此秋高气爽，正是赏景的好时节。然世人多不在此时，而在此时，方见西湖之真面目。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选抄 西湖七月半，看西湖七月半，当此秋高气爽，正是赏景的好时节。然世人多不在此时，而在此时，方见西湖之真面目。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选抄 西湖七月半，看西湖七月半，当此秋高气爽，正是赏景的好时节。然世人多不在此时，而在此时，方见西湖之真面目。

猴子的赞歌 叶婵妹

几个月前，偶然听到《吗喽》这首歌，虽然只是浅吟低唱，但不知为何印象深刻，此后几天，不由自主地哼唱“做一只吗喽，做一只潇洒的猴”。

但当我读完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后，我又想起了这首歌。

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的主角其实是孙悟空，书里的孙悟空与我印象中那个充满生命力的齐天大圣也毫不相同。

如果仅止于此，这本书不过是现代厚黑学的后裔，让我动容的，是最后孙悟空的选择。他的真灵去了灵山，但依然执着地想要去地府寻找六耳猕猴。

悟空在协助唐僧取得真经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赶赴地府寻找六耳猕猴的魂魄，愿以自己的身躯为器，供已无肉身的六耳猕猴容身。

悟空在协助唐僧取得真经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赶赴地府寻找六耳猕猴的魂魄，愿以自己的身躯为器，供已无肉身的六耳猕猴容身。

悟空在协助唐僧取得真经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赶赴地府寻找六耳猕猴的魂魄，愿以自己的身躯为器，供已无肉身的六耳猕猴容身。

跟随唐僧去取经。但一路上，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又无比冷漠的旁观者，唐僧的安全还比不上通臂猿猴的去世更让他挂心。

跟随唐僧去取经。但一路上，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又无比冷漠的旁观者，唐僧的安全还比不上通臂猿猴的去世更让他挂心。

跟随唐僧去取经。但一路上，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又无比冷漠的旁观者，唐僧的安全还比不上通臂猿猴的去世更让他挂心。

沉失落，但决不能一蹶不振。即使到了现代，他依然是无数渴望超越现实的打工人的精神偶像。

沉失落，但决不能一蹶不振。即使到了现代，他依然是无数渴望超越现实的打工人的精神偶像。

沉失落，但决不能一蹶不振。即使到了现代，他依然是无数渴望超越现实的打工人的精神偶像。

词两阙 凌新南

望海潮·珠江

千山驰聚，三江汇合，奔腾入海何雄。惊浪挟雷，吼声裂岸，欲吞炎日危峰。六省扼于中。更广深锁钥，港澳冲中。星点航标，穿梭不绝万帆风。

当年难忘烟烽。有林公气壮，鸦片灰红。倭寇犯华，生灵涂炭，军民奋起除凶。史册载丰功。看今朝治水，天堑长虹。四面交通如网，百业跃飞龙。

望海潮·读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感赋

雄才大略，高风亮节，英名光耀神州。严备塞边，关心士卒，雄战十万貔貅。宁远赴同仇，更争锋宁锦，不负吴钩。戎帐良谋，沙场虎气，著风流。

那堪人事如秋。叹昏君中构，奸佞从游。当赏不行，未升还罪，功臣翻却为囚。御侮仗谁筹？痛长城自毁，弗顾沉舟。一代英雄去后，千古吊无休。

【注】①袁崇焕，广东东莞人，明末名将。②宁远，卫、州名。明宣德三年(公元1428年)置卫，为明山海关外的重要军事据点。清康熙二年(公元1663年)改为州。1913年改为宁远县，次年改为兴城县。明天启六年(公元1626年)，袁崇焕在宁远取得大捷，重创了努尔哈赤之军。努尔哈赤受重伤，退兵后即死亡。次年，袁崇焕又大败后金(清)皇太极围攻锦州、宁远之军。这是明军自萨尔浒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。因战场主要在宁远、锦州，史称宁锦大捷。③构，离间。明崇祯帝

听信谗言，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，以通敌罪杀害袁崇焕。皇太极闻之大喜。④长城自毁，比喻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或破坏自己的事业。典出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：“(檀)道济见收，愤怒气盛，目光如炬，俄尔间引饮一斛。乃脱骹投地，曰：‘坏汝万里长城。’魏人闻之，皆曰：‘道济已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惧。’自是频岁南伐，有饮马长江之志……二十七年(公元450年)，魏军至瓜步，文帝(即刘义隆)登石头城望，甚有忧色。叹曰：‘若道济在，岂至此!’”

家乡的河 骆伟裕

家乡的房子与东江河直线距离也就四百米，河岸两边翠竹婆娑，鸟儿成群，百花争艳，船排川流。那条河，在我心中静静流淌。多那夜在梦里，那清亮河水依旧如带子一般缠绕着儿时的记忆。

河水没有自我的性格，在外界因素的把控下，说变就变。平时温顺的东江河面霎时会变得凶悍狰狞，水流又急又猛。

我记忆里最深的是那次放牛的时候，那时天空虽说有点阴沉，但也没下雨。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，将牛赶到离岸不远的河中小岛上，看到牛儿有吃有喝的好不惬意，我俩便在河岸边找了个“灌田鼠”的小乐子。

吞噬着洗衣服用的青石阶，一级又一级。面对无情的洪水我们只有大声呼叫，不久闻声而来的大人也无可奈何，妈妈轻轻抚着我的头喃喃细语，牛会游泳，没事的，人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爸爸则在岸边跟着走，看着牛顺水而下，在距离两个村子的下游方牵回精疲力尽的牛。

每逢龙舟水时河水更是暴涨，洪水恣意奔涌，河水浑浊如泥汤。渡河是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事，无论是耕种、求学、买卖，或是探亲、治病等。河水淹没了岸边小径，淹没了我们出行的必经之路，也淹没了我心中被河阻隔的希望之路。

夏季的东江河也有另外的“一番滋味”。早时的河流变得比以往娇小玲珑，渡船只能在深水区来回折腾，大片的河滩裸露出来，被骄阳炙烤得滚烫，穿鞋走在上面就像烧烤一般难受，赤脚踩上去便如踏在烧红的铁板上，烫得脚底钻心疼痛。

蝉鸣，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，成了东江河在酷暑里最活泼的节拍。当然，河水干枯也是抓鱼的最佳时机。一阵忙碌下来，小身板被烤得比锅里的虾还红。

冬日里，东江河收敛了春季的喧哗，水面透着刺骨寒意。朔风如刀，刮过两岸衰草枯木，直割人脸，涉水过河则是另外一种考验。河水冰冷刺骨，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针扎入骨髓。裤子浸透了水，冻得僵硬如铁甲，沉重地裹在腿上，每迈一步都拖拽着全身的力量。

后来，直到我离家二十年后，终于有人在东江河上架起了一座木桥。虽然来回都得付费，但是节省了渡河的寒暑之苦。每次过桥，木桥都随着脚步的节奏上下晃悠，桥板之间摩擦低

呜，嘎吱作响，像客家八音鼓，时而欢愉时而呻吟。谁能料到，就这样的桥，却因其跨度长，结构简单，实用性等元素，让它竟然成为网红桥——东水桥。

如今，我再回故乡，取而代之的已是巍然屹立的跨江“东江大桥”。桥身宽阔结实，汽车飞驰而过，桥下水依旧奔流。我倚靠桥栏，目光仿佛穿透了岁月的重重帷幕。在桥上荡漾的波光里，我依稀看见当年被父亲牵着涉水步伐，看见沙滩上被烫得跳脚却咯咯笑闹的赤脚身影，听到木桥上的低鸣，与现在跨江大桥的倒影交织重叠，一遍遍重温那些渡河时艰难、心跳、灼热与晃荡的瞬间，无声地在这条河的流淌中不断沉潜。

家乡的河，它曾是我眼中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是父亲背上令人屏息的湍流，是烫脚的沙岸，是冬日刺骨的寒水，是木桥上令人眩晕的深渊。这混凝土结构的东江大桥，桥墩深深扎根于河床的岩层，如同钢铁的根须，稳稳托举着一个时代奔向彼岸的渴望。桥上车流昼夜不息，载着无数如我当年般的少年，驶向远方灯火辉煌的城市，驶向他们心中广袤的世界。

河还是那条河，江也还是那条东江。不同的时代，绽放着不一样的芬芳。东江不老，而我却老了。

